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四十四回 長安城活擒反賊 說帥印威重賢臣

詩曰：伏得龍駒過海來，張環父子定招災。
也應唐主多洪福，預令高人安算排。

那魏徵丞相忙上金鑾，殿下臨朝，便俯伏金階說：「殿下千歲在上，臣昨夜得其一兆，甚為奇怪。」那殿下李治叫聲：「老王伯，未知什麼夢兆？」

魏徵道：「臣昨夜夢中見我三弟秦瓊，來到床前諫言幾句道：『你為了掌朝宰相，如何這等不小心？況萬歲到東遼，曾把殿下托你保護，權掌朝綱，料理國家正事，今日下三兩日內，有朝中奸臣謀叛，欲害儲君，你如何不究心查訪？四門緊閉，過了三天，決無大事，若不小心，弄出大事，你命就該萬死了。』臣看此兆，原算稀奇，朝中那個是奸，那個是佞，叫老臣也無處去查。」李治道：「秦老王伯在日，盡心報國，一片忠心，今死後有這番言語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他說把城門緊閉三天，決無大事，不免降旨，今日就四門緊閉，差將守城。」魏徵傳下令來，把城門緊閉了，君臣們在金鑾殿上議論紛紛，我且慢表。

一到了次日早上，張士貴父子，領兵到了長安城。望去一看，只見光大門早已緊閉，吊橋掛起。心中驚駭，叫聲：「我的兒，為什麼光大門閉在此，難道有人通了線索，預先防備我們前來？所以吊橋高掛，四城緊閉。」張志龍說：「爹爹，我們在東遼國來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何人知道我父子存反叛之心，先把城門緊閉起來？必然又有別樣事情。今日對他說，朝廷奏凱回朝，自然開城，放我們進去。」張環說：「這也有理。」連忙帶馬到護城河邊，叫一聲：「城上的，快報與殿下得知，今萬歲爺奏凱班師，歇馬登州，先差張士貴在此，要見殿下，快快開城。」那城上軍士一見說：「大老爺，請候著，待我們先去報殿下，然後開城。」張環道：「快去通報。」軍士來到午門稟知，黃門官上殿起奏說：「殿下千歲在上，外邊有三十六路都總管，六十二路總先鋒張環到了。說朝廷聖駕今已班師，先差張士貴來見殿下，望千歲降旨開城。」李治殿下聽報父王班師，喜之不勝，立刻降旨，去放張環進城。丞相魏徵連忙止住道：「殿下千歲，且慢。秦三弟托夢，原說要把城門緊閉三天，才無大事，剛剛昨日閉城，才得二天，就有張環父子到來，就是萬歲奏凱還朝，豈可預先無報，事有蹊蹺。臣看張環父子短頸縮腮，將來必有反叛之心，不可亂開，且往城上去問個明白。」李治說：「老王伯言之有理。快到城上去。」君臣上馬，帶了文武大臣，離了午門，竟上城頭一看。

只見張家父子人等，滿身結束，坐馬端兵，後有數千雄兵，擺列隊伍，滿面殺氣。想他一定有謀叛之心。魏徵問道：「張先鋒班師了麼，陛下聖駕可曾到否？」張士貴聽言抬頭，一見殿下同魏徵在城上，心內歡悅，連忙應道：「正是，陛下奏凱班師，歇駕登州，先差小將到來，料理國家大事。未知光大門為何緊閉？望老丞相快快開城。」魏徵說：「我受秦元帥夢中囑托，他說今日有奸臣不法，欲奪天下。叫我緊閉城門，待朝廷親到長安，然後開城。今陛下已在登州，不日就到，張先鋒請外面紮營安歇，等待聖駕到了，一同放你們進來。」張士貴聽見此言，嚇得渾身冷汗，說：「好個秦瓊，你死在陰間，還要來管國家大事。也罷！」叫一聲：「老丞相，我實對你說，朝廷與眾大臣，被番兵圍困越虎城中，並無大將殺退，小將焉有神仙手段去救萬歲，想來君臣不能回朝的了，因此我把戰船齊開來到中原，想殿下年輕不能理國家大事，不如讓我做幾時，再讓你做如何？」魏徵大怒喝聲：「呸！你這該死的狗頭，朝廷有何虧負了你，卻如何喪心。既然萬歲有難在番邦，理當盡心救駕，才為忠臣，怎麼私到長安，背反朝廷。幸虧秦元帥陰靈有感，叫我緊閉城門，不然被你反進城來，我與殿下性命難保。」張環道：「魏徵，你不過一個丞相了，難道我張環立了帝，少了你一家宰相職分麼？快快開城，放我進去就罷；若有半句不肯，我父子攻破城門進來，拿你君臣二人，要碎屍萬段才罷。」魏徵氣得滿臉失色，把張士貴父子不住的聲聲恨罵。那底下六人帶兵吶喊，放炮攻城。耀武揚威，了當不得。忽聽見後面豁喇喇一騎馬跑來，上邊坐著薛仁貴，一見張環人馬，大喝一聲：「呸！張環，你往那裡走，可認得我麼？」張志龍回頭一看，唬得心跳膽碎，說：「爹爹，不好了！薛禮來拿擒我們了。」士貴聽見，魂魄飛散，縱馬搖刀，上前叫聲：「小將軍，你向在我營中，雖無好處到你，卻也費許多心機。今日可念昔日情面，放我一條生路。」仁貴喝道：「呸！我把你們這六個狗頭，若說昔日之情，恨不得就一戟刺你個前心穿後背。乃奉軍師將令，讓你多活幾天，叫我前來生擒，活拿你父子監在天牢，等陛下班師，降旨發落。快快你們下馬受縛，免得本帥動手。」張環悉知仁貴本事高強，決不是他對手，到不如受罪監牢，慢慢差人求救王叔，或者赦了，也未可知。便叫：「我兒，畫虎不成反類其犬，既有將軍在此，我們一同受罪天牢便了。」四子一婿，皆有此心，共皆下馬。仁貴喝聲張環手下將士，把他父子去了盔甲，上了刑具。那將士上前，把他父子去了盔甲，上了刑具。那邊殷駙馬也到了。大叫：「小將軍，張環父子可曾拿下？」仁貴說：「已經拿下了，專等駙馬爺前來，一同叫城。」

殷駙馬大悅。便縱到吊橋邊，叫聲：「殿下千歲，臣在此，快快開城。」李治在上面說道：「殷駙馬，這員小英雄那裡來的，可放得進城麼？」駙馬說：「殿下放心，這位英雄，就是應夢賢臣薛仁貴。在東遼保駕立功，扶唐好漢，奉軍師密令，前來拿捉張環的。」李治聽了，才得放心，降旨開了光大門。

吊橋墜下，殷駙馬押了張家父子，帶了一萬人馬，進入城中。將人馬紮定內教場，竟帶張士貴來到午門。殿下李治同魏徵先到金鑾殿，身登龍位，仁貴上殿俯伏塵埃說：「殿下在上，小臣薛仁貴，願殿下千歲、千千歲。」李治叫聲：「薛王兄平身。孤父王全虧王兄保駕，英雄無比，因此太平平進東遼關寨，勢如破竹，皆王兄之大功。未知父王龍駕，幾時回朝，張環因何反到這地？」仁貴道：「殿下有所不知，待臣細細奏聞。小臣向被張士貴埋沒前營，為火頭軍，把大小功勞，盡被何宗憲冒去。後來在海灘救駕，遇見朝廷，吊取張環對證。」如此這般，一直說到破摩天嶺，後又受軍師錦囊，得賽風駒，趕來拿捉他，救千歲龍駕。李治聞言大喜，說：「王兄如此驍勇，盡心報國，其功非小。張環有十惡不赦之罪，理當梟首級前來繳旨。」仁貴叫聲：「殿下且慢，陛下龍駕現在東遼建都之地，太平無事。且將他父子拿在天牢。待小臣到東遼，逼番邦降表，如在反掌。不久就要班師，回朝之日，還要取他對證，然後按其軍法，未為晚也。」殿下李治說：「既如此，降旨帶去收監。」不表張士貴子婿六人下監。再講殿下賜宴一席，仁貴飲過三杯，謝恩出朝。次日帶了乾糧，跨上賽風駒，離了長安，竟往登州，下海到東遼。我且慢講。

如今先講到東遼越虎城中，貞觀天子這一日問軍師道：「朕想薛仁貴與張環各去破關，有八十餘天，為甚還不來繳旨？一定這兩座關上強兵勇將眾多，所以難破。」徐勳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只在這兩天內，就有一處繳旨了。」

君臣正在言談，外邊軍士報進來了：「啟上萬歲爺，城外來了八員將官，多有坐騎，手內還有槍刀器械，口稱與薛仁貴生死弟兄，要見萬歲的。」朝廷聽言，叫聲：「徐先生，可放得進來，不妨事麼？」茂功說：「陛下，不妨。這八人多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利害異常。乃應夢臣的結義好友，東遼大小功勞，他們也有一半在內的。陛下降旨宣他們上殿，就可加封八人爵祿了。」朝廷大喜，一道旨意降出。不多一回，八人下雕鞍，放了兵器，上銀鑾殿來。俯伏銀階，說：「萬歲龍駕在上，小臣們姜興本、姜興霸、李慶先、李慶紅、王新鶴、王新溪、薛賢徒、周青等，朝見我王。願陛下萬歲，萬萬歲。」那天子龍顏大悅：「卿等們平身。寡人也聞得八位愛卿有功於社稷，朕今加封為隨駕總兵。」八人歡喜，謝了恩，參見了元帥，與眾爵主見禮。一番兵丁伏於跨下，向在張環側首，今立朝綱，自覺威風。外邊軍士又報進來了：「啟上萬歲爺，薛仁貴現在外邊，要見萬歲。」朝廷聽言大喜，降旨快宣。軍士往外宣，仁貴俯伏銀階說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小臣薛仁貴，奉我王旨意，前去攻打白玉關，不上一二天，就取關頭。速到中原，救了殿下千歲，才得今日到東遼來繳旨。」天子聽言，心中不明，說：「小王兄，幾時往中原，救那個殿下？你且細奏明白。」仁貴道：「陛下有所不知，張環父子領兵到摩天嶺，無能可破，私開戰船，反往中原，欲殺殿下，思想登基。臣受軍師錦囊，叫我破了白玉關，得了東遼一騎賽風駒寶馬，大海行走，猶如平地，星飛趕到中原，相同駙馬殷駙馬，追到大國長安，已經把他父子拿下天牢，等我王班師，然後按其國法。又曉夜兼行，復到東遼來，保萬歲平定東遼。」

朝廷說：「有這等事？小王兄真乃異人了。在東遼救了寡人，又在長安救了王兒，復又往東遼來救寡人。正所為百日兩頭雙救駕，其功浩大！朕意欲加封，奈急切少有掌兵空職去補，如何是好？」尉遲恭上前啟奏道：「陛下在上，臣年邁無能，不堪執掌兵權，願把帥印托小將軍掌管。」朝廷說：「若得尉遲王兄肯交帥印與小王兄，朕即加封為天下九省四郡都招討平遼大元帥之職。」尉遲恭道：「某這顆帥印，秦府中所得，不知吃了多少虧，就是自己兒子也不放心付他執掌。今看小將軍一則武藝精通，本事高強，二來一定前生有緣，我心情願交付與你，安然在小將軍標下聽用。」仁貴推辭道：「這個不敢。老元帥乃開國功勳，到底掌兵權，道理明白，小臣不過一介寒儒，略知些韜略，自應在老元帥麾下執鞭垂鐙，學些智謀，深感洪恩，怎執掌兵權起來？」天子道：「朕今為主，小王兄不必再奏。就此當殿披紅，掌掛帥印。欽賜御酒三杯，就此謝恩。」仁貴不敢再遜，口稱：「願我王萬爺、萬萬歲。」薛仁貴如今為了元帥，心中歡悅不過。有底下這些武職官，一個個上前參見一番。周青、李慶先、王心鶴八人，走將進來，叫聲：「元帥哥哥，小將兄弟們參見。」仁貴道：「阿呀，兄弟們不消了。你們因何得知為兄在此，從那裡尋來的？」眾弟兄說：「哥哥，我們那日打獵回到藏軍洞，不見了哥哥，害得我們滿山尋遍，忽遇那婆子到來，說起哥哥保駕乾功立業去了，那時兄弟們要見哥哥，相隨婆子來的。」仁貴道：「噯，原來如此，可笑張環父子，把我們埋沒，冒奪功勞，不想原有出頭日子，今張環父子性命盡不保了。」八人說：「便是。」說罷，眾人原退兩旁。如今有秦懷玉、羅通、程鐵牛、尉遲寶林、寶慶，這一班小爵主，上來參見。仁貴叫：「當不起。」

心下不安，連忙跪下說：「陛下在上，臣有言陳奏。」天子說：「王兄有何事奏聞？」仁貴道：「臣乃山西絳州一介貧民，蒙陛下寵，又承尉遲老千歲大恩，將帥印交與臣執掌，在爾雖是臣小，出兵號令最大。今尉遲老千歲也在麾下聽用，臣那裡當得起，意欲拜認老千歲為繼父，未知陛下龍心如何？」朝廷說：「小王兄既有此心，朕今作主，將你過繼尉遲王兄。」敬德心中也覺歡喜，假意推辭說：「這個某家再當不起的。」仁貴道：「說那裡後來。」就當殿了四拜，認為繼父。尉遲恭從今待仁貴一條心的了，比自己親生兒子還好得多。薛仁貴又與眾爵主結拜為生死之交，朝廷准了奏，就在駕前，各府內公子爺們上前插血為盟。大家立了千金重誓，生同一處，死同一塊，一十八人患難相扶到底。信盟已畢，朝廷賜宴，金鑾殿上，大排筵席，款待這班小英雄。飲過數杯，把筵席扯開，仁貴講究破東遼關塞用兵之法。

甚般直講到黃昏時候，元帥方才辭駕，回往帥府安歇。一宵晚話，不必細言。

一到了明日清晨，元帥進殿，朝過天子。軍師茂功開言叫聲：「薛元帥，你既掌兵權，東遼兵將未曉汝名，快提兵馬，去破了摩天嶺，前來繳旨。」

仁貴應道：「是。」回營吩咐，把聚將鼓打動，傳令五營四哨，偏正牙將。

左右忙傳令道：「呔！元帥爺有令，傳五營四哨，偏正牙將，各要披掛整齊，結束停當，在教場伺候。」又要說元帥哨動三通聚將鼓，有爵主們，總兵官無不整束，盡皆披甲上營說：「元帥在上，未將們打拱。未知帥爺有何將令？」

仁貴道：「諸位將軍，兄弟們，本帥今日第一次得君王寵，叨蒙聖恩，加封平遼元帥，今又奉旨出兵，前去攻打摩天嶺，奈摩天嶺難破，為此本帥要往教場祭旗一番。煩諸位將軍同往教場，乃本帥頭陣掌兵，故而傳汝等到教場助興，祭旗一番。往摩天嶺攻打，自有八員總兵在此，不勞諸位爵主將軍去的。」眾爵主齊回言道：「元帥說那裡話來，今住摩天嶺攻打，理應未將們隨去，在標下聽用。」元帥說：「這個不消。」眾將出營，上坐騎，端了兵刃，後面元帥坐了賽龍駒，同到教軍場。這一班偏正牙將、大小三軍，盡行跪接。偷眼看仁貴好不威風。怎見得，但見他：頭戴白綾包巾金紮額，朝天二翅衝霞色。雙龍蟠頂抓紅球，額前留塊無情鐵。身穿一領銀絲鎧，精工造就柳銀葉。上下肚帶牢拴扣，一十八多轟轟烈。前後鴛鴦護心鏡，亮照賽得星日月。內襯暗龍白蟒袍，千絲萬縷蠶吐出。五色繡成龍與鳳，沿邊波浪人功織。背插四桿白綾旗，金龍四朵朱纓赤。右邊懸下寶雕弓，弓弦逼滿如秋月。左首插逢狼牙箭，憑他法寶能射脫。腰間掛根白虎鞭，常常渴飲生人血。坐下一騎賽風駒，一身毛片如白雪。

這條畫桿方天戟，保得江山永無失。後張白旗書大字，招討元帥本姓薛。

這仁貴為了總兵大元帥，面上覺得威光，殺氣騰騰，憑他強兵驍將，見了無不驚慌。這班人馬中，向在張環手下的也盡多有在內，知道仁貴細底，向為火頭軍，與我們同行同坐，威氣全元，今日他做了元帥：何等風光滿面生，騰騰殺氣賽天神。